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卅五

二九七

梓見性篇教外別傳二書序



性可以見見乎。曰。不可以見見也。可以不見見乎。曰。不可以不見見也。然則謂之見性者何也。親見之上不見。不見之上親見。名之曰見性。夫何着色者。執而求之於有象。而以所見之光景。

爲妙性。豈知其性之不落。意想  
乎。耽空者。滯而求之於無形。而  
以所見之空。相爲實性。豈知其  
性之不渝空。窅乎。又有樂當下  
者。昧而求之於日用。而以現前  
之所見爲實性。豈知其作用之  
未離氣質乎。夫以色求之不可。

以空求之不可。以當下求之。又  
不可。故欲見性之人。須遇大善  
知識。開示以最上一乘之理。庶  
幾行功既久。自能悟理契機。而  
冥冥杳杳之中。實實落落。露箇  
性子模樣。除色除空。除日用見  
聞覺知。真若有可以自解。可以

語人底一大件物事。如此方可  
謂之真見性人也。吾

師設教五十餘載。每示人以見性  
爲入門。至作見性篇。而繼之以  
教外別傳。良有以夫。卽今斯道  
大明。如日中天。吾黨親炙日久。  
而善知識必多。幸相與發大弘  
愿。誓志度人。共明此第一大事。  
則吾

師教門愈充愈廣。無一處一人。而  
不得聞見性宗旨。方爲善報

師真弟子也。同門林道長了度。與  
不肖標結性好有年矣。茲發梓  
見性篇。及教外別傳。無乃抱塞

路之悲。而思以闢而廓之乎。不肖亦均此慨也。遂序諸首云。

門人  
子建陳標稽首謹序  
了度林榮拜手命梓

林子

門人林榮命梓

見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爲。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

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卽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著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

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真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真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



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既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而我之盤古氏。尚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混沌沌。

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爲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旣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爲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爲之臣。何者爲之民。而欽若。而從乂邪。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

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即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者也。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即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蓋也。而覆憐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脫胎以後。而吾身之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

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焉已哉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此兒乃胎於玄黃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焉已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即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地。而性是王邪。

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

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即

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即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

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即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既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

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為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為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為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為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一念之大旨也。如此脩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即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壇經曰。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未見性為然哉。至於見性。亦須有法。而脩行



依法復當參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脩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之。縱有所知。都屬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為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為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曰能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脩福不脩道。只言脩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旣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即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刃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

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

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為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為大。而謂之真心之本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

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

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

住法以自縛邪。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即

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

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

身性錄  
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卧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脩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脩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脩為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為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為義也。豈有

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脩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林子

門人林榮命梓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

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啓。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啓。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即呼即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

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白沙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為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為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

孝夕另仁  
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或問以利為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為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

字。不有顏魯。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為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



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爾。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為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即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余嘗考之魯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

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

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獨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

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

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况人乎。

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為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

生機而知其性也。哉。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孟子曰。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克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觥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觥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

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即為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材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齧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為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即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

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而所謂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蓋亦懵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况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即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為不忍人之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克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為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

顏子之所以稱為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為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或問風旛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是旛。說什麼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譬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旛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旛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為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旛於風。那抑無所待於旛於風。那本來心體。蕩蕩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即非密。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



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又不在於耳。或人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

藩為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默然。惟有迦  
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  
邪。夫豈惟拈花為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  
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謂之以  
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  
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  
者。亦多有之。其曰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  
度人。未嘗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  
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  
張。瀑聲嗚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  
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  
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我敷演。言語有間。  
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  
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  
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  
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  
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白盡大地是

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為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為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閔道為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為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為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為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情。何以謂之有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人。而迷悟

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為隱也。林子曰。汝以為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反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叙九疇。則天之

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叙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即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為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以為詩。而非所以為詩也。古人之文。以為文。而非所以為文也。夫詩文且然。而況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為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為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為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

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蓋皆。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甚母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其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姑靈靈限詣卦不靈不靈豈曰詣卦  
林子曰必本靈也昔谷卦卦莫夫是靈卦

跋

淇謹跋。淇介贊受業於

三教先生之門者亦有年矣。至歲辛巳始得  
覽別傳機說二集。茲復得覽教外別傳。而  
教外別傳乃摘採別傳機說。而以谷神神  
理靈關靈府平常心。見在心。乍見心。標之  
卷首。豈非其而神而靈。都從平常見在心  
發出來爾。若不會此意。則乍見之項。何為  
乎。見君即能忠。見父即能孝。見孺子入井。

即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神而靈而若是邪。  
顏回卓爾。聞一知十。曾參曰唯。獨得其宗。  
性誠而明。孔亦有伋。盡心知性。私淑者軻。  
今由四子而並觀之。則孔門所謂無言無  
隱之教。以啓悟我後人。知機而悟性者。不  
其可明徵乎。謹裁數言。聊紀歲月。以附驥  
後。

昔

萬曆戊子首夏

日門人李淇百拜謹跋



